

让藏品活起来 让文脉传下去

——解读新修订的《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》

段 勇

近日,《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“新办法”)完成修订并公布。时隔40年,从1986年版33条扩充为6章63条,这份行业基础性规章全面升级。

此前,部分博物馆在藏品管理工作中存在责任边界模糊、环节衔接不畅等薄弱环节,涉及机制层面的深层次堵点,亟待通过制度迭代破解。新办法的出台,是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产物,为新时代博物馆藏品工作划定新标尺。透过新办法,我们清晰看见制度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双向赋能,文博事业与人民期盼同频共振的深刻逻辑。

从“文物”到“文化遗产”的认知升级

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,也是博物馆履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职能的核心物质载体。但藏品不等同于广义的文化遗产,而是博物馆依据自身功能定位纳入收藏体系的特定资源。新办法的重要突破之一,就是对藏品概念作出清晰系统界定,将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文物藏品和化石、标本、实物资料等其他藏品都纳入管理范畴。

这一定义契合从“文物”到“文化遗产”的认知升级逻辑,突破狭义文物范畴局限,将多元人类文明与自然见证物纳入馆藏体系,呼应保护对象不断拓展的趋势,同时使得藏品管理范畴更清

一公里长城背后的文物保护网

张 彬

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境内,留存着一段长城遗址,长约1公里。历经上千年的风吹日晒与地形变迁,这段长城的外观更像一条绵延的夯土堆,保存相对完好的段落有四五百米,墙体高低错落,普遍高度近一人高,最高处超两米,低矮处仅过膝盖。普通人路过,很难认出这是珍贵的遗址。但对刘佛保而言,这段长城是“老朋友”。刘佛保是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供电公司输电管理处巡线工人,日常巡检220千伏攸阁线输电线路的途中,总会经过长城遗址。于是,他与班组同事将文物保护融入电力巡检,开启“双线管护”模式。

线路2019年9月投运,建设阶段便充分兼顾长城遗址保护要求。遗址附近50米内为核心禁建区、100米内为建设控制地带,全线杆塔设备均选址于遗址100米外,从源头规避工程建设对文物的破坏。刘佛保所在班组以车巡、步巡、无人机航拍、望远镜瞭望等方式,每日开展全线巡检。“以前巡检,眼里只有杆塔、导线和设备,文物就在身边,我们却视而不见。现在不一样了,每一条线路,每一处遗址,我们都会记在心里、巡在日常。”刘佛保说。

常年巡护,刘佛保发现,遗址最大的威胁不是大型工程破坏,而是细碎、长期、容易被忽视的日常性人为影响和自然侵蚀。这段遗址紧邻台阁牧,周边聚居上百户村民,古长城就这样、开放式地“藏”在村民家门口。“遗址周边常散落生活垃圾、农业废弃物等,既破坏遗址风貌,杂物随风飘落到高压导线上,还易引发线路短路、跳闸,长期堆积也会不断侵蚀夯土墙体。”刘佛保说。此外,以往少数村民就近取土、翻越墙体等行为,虽破坏规模较轻微,但对于质地脆弱的千年夯土遗址而言,每一次扰动都会带来不可逆损伤。加之汛期雨水汇流冲刷墙面,日积月累,也会造成墙体剥落、局部坍塌。

针对各类隐患,他们摸索出成熟的闭环处置流程:巡线途中发现零散垃圾,当场清理捡拾、集中定点清运;遇到人为破坏、违规作业,第一时间现场劝阻制止;针对雨水冲刷、垃圾堆积、环境隐患等持续性问题,工作人员精准留存点位坐标,现场影像与隐患说明,逐级上报至科室及公司生产部门,同步向呼和浩特市文物局报备。在日常巡线遇到在遗址周边耕作、通行的村民,刘佛保和同事们都会主动宣传讲解。如今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明显提升,随意倾倒垃圾、破坏墙体的情况大幅减少。村民们慢慢明白,文物不在远方,就在身边,保护长城就是保护自家门口的历史。

内蒙古地域辽阔,长城、古城、古遗址、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众多、分布广泛,许多文物点位与输配电线路通道相互交织。近年来,内蒙古电力集团联合自治区文物局,在全国率先探索“电力+文物”的政企协同保护新模式,依托遍布城乡的电网巡检体系,组建“电力+文物”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,将文物保护嵌入电网规划、建设、运维全流程,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同时,守护好每一处文化遗存。目前,内蒙古全区共建立联合巡检文物台帐超1500处,形成覆盖全区、责任到岗、任务到人的文物防护网络。

从北魏长城到明清古建,从阴山岩画到秦直道,从金界壕到古老召庙……一处处珍贵历史遗存,得益于这一协同守护网络而安然存续。

巡线工人刘佛保在日常电网巡检过程中,巡视当地长城遗址。

毛文泽摄

文物印证汉魏舌尖美味

李重蓉

出土的西汉彩绘陶舞俑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陕西西安白家口

位于山东东阿县鱼山西麓的曹植墓,是目前经考古发掘为数不多、能明确墓主人的曹魏王侯等级墓之一。曹植墓1951年发掘,出土文物132件,以陶器居多。其中的17件陶双耳杯均为灰色陶质,侈口,浅腹,双耳,平底。耳杯即酒杯,还有个诗意的名字叫“羽觞”。包括“羽觞”在内,众多出土文物印证着曹植诗文中的汉魏风貌。以此为窗口,我们可以了解更为广阔的汉魏饮食文化。

汉魏人的饮料主要是浆和酒,浆包括蜜浆、果浆,酒则多为粮食酒。曹植写酒“清酤盈爵”“美酒清而肴甘”,可见当时酒的品质以清冽为标准。好酒怎么酿?他的“浮沉蚁于金罍”道明玄机。汉代以酒曲酿造粮食之后,需要清滤去酒醅中的大量酒糟与泛滓,而过滤之前,这些酒糟泛滓就如蚂蚁一样聚拢,因此用“浮蚁”作为酒的代称。

汉代开始形成主食+副食的食物结构。猪、羊、牛、禽、鱼等是当时主要的品种。且看一块收藏于甘肃高台县博物馆的魏曹辛牛画像砖,画面上的牛已中刀倒地,仰身四蹄朝天,但犹在垂死挣扎。左边一屠夫右手执刀,左手抓住仍在蹬动的一只牛前蹄,神态自若,颇有驾轻就熟之感;右边的帮徒双手用力紧握牛的两条后腿,以防挣脱,不远处放置了一只盛血盆。肉食的做法较为多样,包括用火加工的如炙、煮、煎熬、蒸,把肉做成干的如腊、脯,腌制如醢、菹以及生食等。再看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镇东汉庖厨画像石,画面分三层,上层厨房壁面悬挂着火腿、鱼,地上有鸡、犬,右方一人在案上切菜,另一人持便面在炙烤肉串,以驱散烟气。

乐舞表演是当时宴会上最重要的娱乐活动,所谓“齐人进奇乐,歌者出西秦”。乐器包括管乐器、打击乐器与弦乐器。先秦至汉,竽在乐器合奏中既是主要的旋律乐器,又是诸乐的定音标准,地位重要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一具明器竽。曹植写“笙簧既设”,其中的笙便是管乐器。“铎铎”属打击乐器。鼙鼓是一种手持的鼓,形制较小,多用于卤簿或军乐中。四川成都扬子山一号墓前室右壁装饰一块骑吹画像砖,砖面模印了6名骑马乐工,后排最左端一人所击的便是鼙鼓。鼙鼓也可用于伎乐中。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一件陶质击鼓说唱俑,陶俑携持的小扁鼓即鼙鼓。铎是一种带舌的像铃的乐器。河北定县北庄东汉崖墓曾出土一件铜铎。

曹植的《筵篴引》中,“秦箏何慷慨,齐瑟和且柔”提到了弦乐器。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筵篴,音箱、颈和颈头由一

恩波桥,我最美的乡愁

丁一峰

走过许多桥,唯有故乡的恩波桥(见右图,丁一峰供图),牢牢架在我的心上。

恩波桥坐落在苕浦河与富春江的交汇处,三孔石拱,全长57米,宽6米,是古时连接杭州与严州的重要枢纽。青石板错缝铺就,两侧石栏相望,望柱上雕着垂莲、莲蓬、芙蓉和石狮。历经兴废修葺,如今这座改建于明朝中晚期的石拱桥,依然完整地横跨在苕浦河上,古意盎然。1997年8月,恩波桥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外婆家就在桥边。童年记忆里,外婆无数次牵着我的小手走到桥下,把一只只纸船放进河里,看它们顺着水流慢慢漂向远方。稍大些,外公带我在桥上放风筝。他手把手教我辨风向、看风力,该收则收,该放则放。风筝越飞越高,在天上缩成一只“小蝌蚪”,我的心也跟着飞上了云端。

少年时,我随父母离开故乡。读到课文里的《赵州桥》,故乡的恩波桥便浮现在眼前。我常缠着父亲,让他讲些与恩波桥有关的传说趣闻。

恩波桥最初是木桥。《富阳县志》载,北宋太平兴国九年(984年),桥坍;治平二年(1065年)重建,改名“通济桥”;南宋绍兴四年(1134年)修缮后,更名为“惠政桥”,再后来改为“恩波桥”;明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,木桥拆除,改建石桥,一度改名“永济桥”,后又复名“恩波桥”;清顺治、康熙年间两度重修。1982年,富阳县人民政府再次重修。

桥名“恩波桥”的由来,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。南宋嘉定年间,县令程珌仁厚爱民,立下一条规矩:每日渔市开秤之前,须选最大的一条鱼放归江中,以谢水泽之恩。百姓的富足,受赐于这一江好水;向自然索取,也要懂得回报。渔民们欣然遵从,这座桥便有了“恩波”之名。此后,“恩波”二字深植于富阳百姓心中,至今以“恩波”命名的道路、商店、公园、旅社比比皆是。

外公常念叨,他小时候,恩波桥地处富阳城西大门,是老城的商业码头和避风港口,周边店铺林立,桥上桥下,摆摊的、喝茶的、闲聊的,人头攒动,热闹得很。傍晚时分,捕鱼的船队和远航的客船都聚到桥下,站在桥上望去,帆影片片,归棹点点——这便是春江八景之一的“苕浦归帆”。若逢雨夜,恩波桥静卧夜色之中。雨落在船篷上,落在桥石上,和着茶楼灯火、天边孤雁,织成一幅“恩波夜雨图”。这番意境,与张继《枫桥夜泊》里的诗境,竟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中年以后,每次回乡,我总要到恩波桥上走一走。桥上的垂莲、莲蓬依旧,石狮仍然憨态可掬。1979年,富阳城区面积不过3平方公里,如今已发展到58.23平方公里。高速、高铁、地铁在这里四通八达,富阳已融入大都市,接轨长三角。前些年,区委区政府彻底关停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,还一江清水绿如蓝。

恩波桥历经千年光阴,此刻,它是我最美的乡愁。

考古中国

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四件人面陶塑

武笑迎供图

8000年前的中原先民过着怎样的生活?最新考古发现表明,裴李岗人的生活远比想象的更加精致、丰富。

8000年前的中原地区,裴李岗人告别了纯粹的采集渔猎,建立起粟、黍、稻并存的混作农业。水稻的地位尤为特殊——既是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,更是酝酿美酒的原料。裴李岗遗址中发现大量水稻植硅体遗存,一些陶器内壁检测出丰富的稻米淀粉粒。水稻的收获极有可能是连秆收割,被带回聚落的稻米则等待一场神奇的转化。这其中的关键是一种微小的真菌——红曲霉。考古工作者在

八千年前裴李岗人的日常

武笑迎

于捶打纤维,使其变得柔软坚韧。

在这些工具和人骨表面提取到一些微小纤维,可能来自大麻、苎麻。而人骨手臂及腿骨表面的纤维更为集中。在提取的所有纤维中,超过1/5带有蓝、红、黑的染色痕迹。染料极有可能来自植物。8000年前的裴李岗人不仅掌握了纺织技术,还懂得从自然界中获取染料,让原本朴素的织物染上多种色彩。

一项关键的证据来自随葬同类型器物的墓葬,在此发现左侧下颌三枚臼齿外侧的磨耗严重。这与加工植物纤维或毛皮时的咬合习惯非常吻合,当用牙咬住线绳,同时手拉另一端并用力绷直,将末端的纤维拉拮成线,日复一日地劳作,牙齿便被磨成了这般模样。职业身份就这样被刻进骨骼成为磨灭不掉的印记。由此可以推想,在裴李岗聚落中,有一部分人已经掌握了一整套完整的纺织织布工序。而这些纺织工具集中出现在特定墓葬中,暗示纺织织布并非人人皆会的通用技能,而是被一部分人专门掌握的手艺,他们或许是聚落里最早的一批“纺织工匠”。

裴李岗人的聚落选址墓葬区、生活区的



巡线工人刘佛保在日常电网巡检过程中,巡视当地长城遗址。

毛文泽摄



本版邮箱:ysbj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任姗姗
版式设计:赵偲汝

功能分区明确,显示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与利用能力。新发现的170余座墓葬均为南向竖穴土坑墓,陶壶几乎是每座墓的“标配”,摆放位置也出奇一致。这说明裴李岗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仪式传统和文化共识。残留物分析显示,这些陶壶是专门的酒器。出现在丧葬场合的酒器,成为连接生者与逝者的重要媒介。

遗址中东部的建筑内发现了一批陶塑,其中人或动物的头像制作精致、形象生动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件人面陶塑,四张面孔、四种气质。

裴李岗人已不是只为生存奔波的“原始人”,而是拥有审美追求、仪式传统和信仰体系的文明先行者。

8000年前,有人喝到了香甜的米酒,有人尝到了紫苏的辛香,有人穿着彩衣在岗地上走,有人把陶壶轻轻放进墓穴……它们一起沉入时间的深处。8000年后,考古人正把这些遗落在时光中的碎片一块块拼起来,并试图走近他们的日常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)